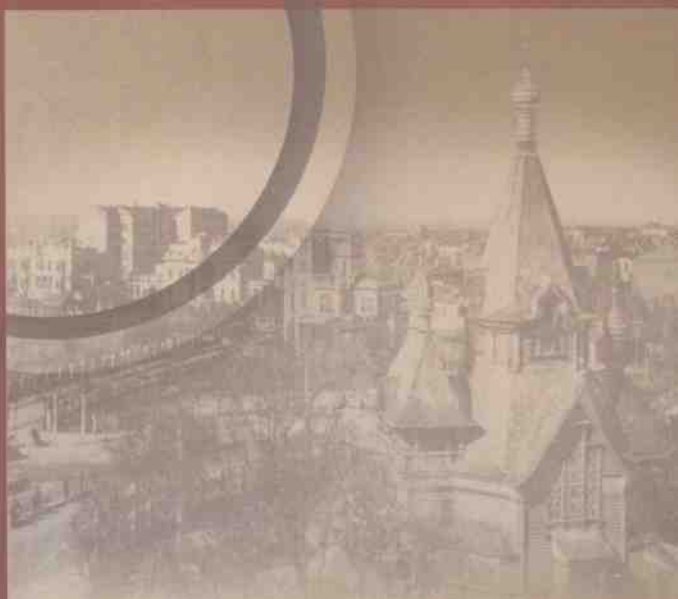


哈 / 尔 / 滨 / 城 / 史 / 长 / 篇 / 小 / 说 / 系 / 列 / 丛 / 书

血雨潇潇

李战 著



Xue Yu Xiao Xiao

哈尔滨出版社

血雨潇潇

李战著

哈尔滨出版社

序

哈尔滨作为一座城市的历史并不太长，然而，作为一个地理名称的时间却相当久远，且在这个名称出现之前，在这块土地上中国北方民族就早已叱咤风云了。

他们以无畏的精神，征服了自然；用辛勤的汗水，开垦了荒原；凭坚毅的品格，建设了家园；藉英雄的气概，保卫了江山。他们在松江之滨，沃野之上，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生活，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书写了气吞山河的华章，留下了彪炳千秋的辉煌。

哈尔滨城市历史之复杂，风貌之独特，生活之多样，在中国年轻的大城市中是不多见的。也正因此，它不仅拥有无比丰富的史实资源，也蕴育着色彩斑

斓的文学创作的矿藏。

哈尔滨的作家是幸运的，仅就哈尔滨多彩多姿的历史而言，他们不愁素材的匮乏，即使写上数百部作品，也绝不会与其他城市的作品在题材上雷同。

此次在中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的直接关怀和支持下，由哈尔滨出版社和省作协老干部创作委员会组织作家创作的哈尔滨城史长篇小说系列丛书，就是通过文学艺术的形式再现哈尔滨历史的重大举措。

这次创作出版的哈尔滨城史长篇小说系列丛书含有八部作品。一次同时推出八部长篇小说，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收获。这八部作品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再现了哈尔滨昔日复杂的社会生活，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作了生动的描绘和深入的剖析，组成了系列的哈尔滨风土人情画卷，展示了往日的风云变幻，列强角斗，志士抗争，人事沉浮，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等等场景。

读者可以从《圣·索菲亚教堂》中感受到历史风云的变幻莫测，西方宗教的长驱直入，中外文化的冲突融合。从《混血菊花心》中透视出多国移民的生活境况，涉外婚姻的家庭场景，混血儿的心态轨迹。从《天净尘荒》中看到地下斗争的隐蔽神秘，接收改造的困苦艰难，民族命运的朝夕瞬转。从《血雨潇潇》中感触敌伪统治的野蛮残酷，文化剿杀的暴烈血腥，中华儿女的无畏抗争。从《高悬的匾牌》中追忆殖民经济的摧残挤压，民族业者的苦斗挣扎，

爱国人士的品格情操。从《万劫余生》中领略民族英雄的伟大风范，抗联战士的精诚忠勇，错案造成的难言苦衷。从《日出日落》中体验移民拓荒的艰难辛酸，建设家园的曲折苦乐，三大家族的事业沉浮。从《满洲人家》中痛见失去家园的苦难辛酸，日常生活的屈辱压抑，生存斗争的坎坷曲折。

这八部作品虽然融在一个完整的系列中，但在风格特征上又各有千秋。《圣·索菲亚教堂》的雄浑豪迈，大气磅礴；《混血菊花心》的古朴雅致，凝重洗练；《天净尘荒》的幽默诙谐，辛辣老到；《血雨潇潇》的扎实沉稳，有板有眼；《高悬的匾牌》的沉郁顿挫，有张有弛；《万劫余生》的凄凉激越，神完气足；《日出日落》的潇洒浪漫，自然流畅；《满洲人家》的委婉细腻，兴会淋漓……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历史小说是小说，不是历史。但是创作历史小说的作家必须认真、深入地研究历史，把握其规律和本质，感受其姿韵和律动，领略其特征和风采。

对于有责任感的作家来说，历史不是可以随意打扮的天真女孩。因此，创作历史小说的作家，不能凭藉主观的好恶去戏说、胡说、瞎说。尽管作为文学的小说可以根据故事、情节、细节的需要，虚构或渲染，但总体上必须做到艺术上的真实，忠于历史并再现历史的本来风貌。

作家劳动的本质是创作，而并非记录或模拟。他可以

写历史上未曾发生过的故事，但是必须是可能发生的故事。将这类作品列入历史小说之列，也无不可。

综观哈尔滨城史长篇小说系列丛书的诸多作品，总体上都具鲜明的历史色彩，在人物的刻画和事件的描写上，也都力求再现当时的情景。然而，个别作品还缺少些历史的厚重感，对那个时代特有的氛围营造得还不够浓郁，使人物和事件多少显得单薄了些。但，瑕不掩瑜。哈尔滨城史长篇小说系列的出版，无疑是我市文学创作的一大成就，它不仅为我们的文艺百花园增添了一片新的秀色，再一次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营养，也给了我市历史题材创作一个强有力的推动。如果我们能锲而不舍，一批批创作下去，哈尔滨文学艺术的更加繁荣或许会更快些。

历史是过去时代的回声，让今天的人们通过文学艺术倾听昔日的回声，了解城市的昨天，对于今天和明天不无裨益。

编者

2002年10月

1

晨光熹微，清风习习。哈尔滨——这座号称“东方莫斯科”、“东方小巴黎”的国际大都市刚刚从沉睡中苏醒，迎来公元1931年9月初新的一天。

在哈尔滨火车站那座典型的“新艺术”风格的建筑前，那被绿树和鲜花环绕的半圆形的广场上，停放着雷诺、雪铁龙、福特、奔驰等各种牌子的小汽车，还有两轮斗子车、四轮俄式马车、人力车等。呜呜哇哇的汽车喇叭声，与赶车人“驾、喔、吁”的吆喝声，以及广场外“丁丁当当”的有轨电车声，组成了喧嚣的城市交响乐。

所有的车辆都在忠诚地为南来北往的旅客服务着。穿礼服，系领结，戴白手套，拿着手杖的洋人绅士；金发碧眼，乳峰高挺，戴着遮阳帽的外国女郎；西



服革履，春风得意的达官显贵；长袍马褂，精明油滑的中国商人；身着各色旗袍，脚登高跟鞋的本土贵夫人、阔小姐；衣着朴素却充满青春活力的学生；为生活到处奔波的外乡人……无一不在体现着哈尔滨这个国际大都市传统与现代、国风和洋化兼容并存的特有风格。“先生”、“太太”、“少爷”、“小姐”——揽客的呼声不绝于耳，汉语、俄语、英语、日语应有尽有，各色人等按照自己的身份在选择不同的车辆。

从一列刚刚进站的火车上，走下一位英俊潇洒，长发过耳，戴着细框眼镜的青年。他身穿大翻领的俄式外套，里边露出纯白的圆领衫，颇有艺术家的风度，又有学生的气质，令人瞩目。

他，就是金剑啸。21年前出生在沈阳一个满族刻字工人的家庭，3岁时就随父亲移居哈尔滨，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他从小酷爱美术、文学、戏剧和音乐，十六七岁就开始写诗歌、散文，并在报刊上发表，显露出卓尔不群的才华。今天，他从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归来。他在那里的新华艺术大学学了两年绘画，手提的大皮箱里装满了各类习作。

在他身上，像这早晨的太阳一样，充满着蓬勃朝气，洋溢着热情欢乐，沸腾着青春热血。这种独特的、动人的风采是在上海那些难忘的日子里自然而然形成的。在那里，他参加“南国社”、“摩登社”左翼戏剧的演出，参加反帝



大同盟的活动，尤其是顶着国民党严重的白色恐怖，在春天里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就在学校被反动当局强行解散后，他受党的派遣回到哈尔滨。

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上海为中心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革命文艺浪潮。这场文艺运动既有反帝反封建的内容，也有相当深入的启蒙性和建设性，从上海走向各地的知识分子就是这场运动的生力军。金剑啸在这个时候回到哈尔滨，就是要在这个塞北的新兴城市播撒左翼文化的火种，点燃革命文艺的火焰。

这个使命是崇高的、神圣的，责任是重大的，金剑啸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在这个年轻的大都市里将要发生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故事，自己会作为主人公，用青春，用智慧，用才华，用热血去实现理想和诺言，书写出一段催人泪下、震古烁今的历史篇章。

“斯特拉斯维杰——你好！”一辆福特牌的小轿车窗口露出一个俄国大胡子的脸，他在请金剑啸坐他的出租车。几辆斗子车的车夫也满脸堆笑地过来揽客。金剑啸没有去享受这些，他带着旅途的疲劳，拎着装满“果实”的大皮箱，吃力地朝车站广场那俗称“摩电”的有轨电车站台走去。

时隔两年，他又一次清晰地看见远处那座哈尔滨人都叫它“喇嘛台”的圣·尼古拉大教堂了。那错落有致的形



体，耸起的钟楼，圆润的洋葱头上的十字架，都沐浴在阳光下，闪着金灿灿的光，显得既优雅壮观，又肃穆神秘。还有那一座座米黄色的大小洋房与绿树相衬，与花园相伴，渗透着柔和与温馨。那就是人称“天堂”的南岗区，中东铁路的管理机关和哈尔滨大部分军政官吏、高级职员居所都聚集在那里。

久别了，哈尔滨！

金剑啸多想好好看看这座已分别两年的城市有什么新变化，可他必须先回家。他这次悄悄地从上海回来，父母一定会惊喜万分。至今，他还在为离家之前站在雇工一边，向经营石印业小商号的父亲要求提高工人工资一事而感到不安。父亲为了家计也是不容易的呀！

“摩电”刚刚开动，金剑啸又迫不及待地往左面窗口望去，位于南岗、道里、道外三区交会处的霁虹桥便尽收眼底了。建于1926年的霁虹桥造型真是别致新颖，它以古埃及式方尖碑为桥头堡，桥身钢栏杆上还镶嵌了标志着“飞轮”的中东铁路路徽。

镌刻在桥头石柱基座上的“霁虹桥”三个大字写得飘逸俊美，使人不禁联想到古代诗人杜牧的传世名篇《阿房宫赋》里的华辞丽句：“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不霁何虹？”

金剑啸正默吟着古诗，一列火车穿行桥下，其吐出的白色气体似弥漫的云雾，使跨线桥上的栏杆时隐时现。火



车过去，就清楚地看到了桥的那端——幢幢西洋建筑鳞次栉比，街道上车水马龙，繁华而时髦的道里区。那里聚集了大大小小无数家由外国人开的洋行、商号、店铺、餐厅、旅馆……由苏联、德国、美国、法国、日本等二十几个国家的侨民在经营着。与大上海比起来，道里区是名副其实的“小洋场”。

电车往右一拐，再往许公路左行，就到了道外区的地界了。金剑啸的家就在道外区的西门脸一带。这道外区街道狭窄，房舍简陋，人口稠密，是本市普通市民及关内来此谋生的劳工聚居的地方。不时地就有吆喝找活的工匠、走街串巷的小贩、衣衫褴褛的乞丐……映入眼帘。

电车行驶在许公路上，金剑啸的思绪又回到了三年前——1928年的11月9日，这一天，这条路上发生了震惊全市的大事件。为了反对日本在中国修筑满蒙五路，哈尔滨市大、中、小学生5000余人，打着“哈尔滨学生保持路权联合会”的横幅，参加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就在这条路的一家电影院门前，游行队伍遭到军警镇压，枪棍交加，手无寸铁的学生200余人被打得头破血流。然而学生们抬着重伤员，搀扶着轻伤者，昂首阔步挺进闹市区，不可阻挡。围观群众鼓掌欢迎，无不动情；商家还燃起鞭炮为游行助威。那时的自己以《晨光报》记者的身份参加了游行，又去医院慰问和采访受伤的学生，并在报上发表了“一一·九”惨案受伤学生的名单，在全市引起各界强烈的愤慨，



使学生的正义行动迅速得到省内外舆论的广泛声援……

多么难忘的斗争生活啊！可现在的这里听不到呐喊声、搏斗声，见不到红旗舞、传单飘，求生存的人们一脸淡漠，来去匆匆。金剑啸的心在颤抖，五个手指不知不觉攥成了拳头：

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尽管这个党才诞生 10 年，可她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指导下的代表人民利益的党，敌人千方百计想消灭的党。为了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国，为了劳苦大众都能过上好日子——哈尔滨，不管你迎接我的是艰难，是困苦，是流血，是牺牲，我都无所畏惧！



2

金剑啸回哈尔滨的第二天，就开始寻找已失去联系的原《晨光报》副刊编辑、恩师兼兄长的陈凝秋。在金剑啸的眼里，陈凝秋可称得上是自己文学创作的启蒙者、引路人。

早在几年前，陈凝秋就从经常给报社副刊投稿的作者里，发现了哈尔滨医科专门学校的学生，才十七八岁的金剑啸。具有敏锐的政治嗅觉和不凡的艺术才华的金剑啸得到了陈凝秋的赏识。性情爽朗，待人热情、诚恳，有理想、有抱负，有强烈的求知欲而又聪明机敏，勤奋好学，他们在很多方面都有共同点。渐渐地，他们之间已不仅仅是编辑和作者的关系，陈凝秋把金剑啸看做是自己的小弟弟，关心、爱护、帮助他。当他知道金剑啸不喜欢医科学校的专业时，



便在辞职去上海前力荐他到《晨光报》工作，担任文艺栏目《江边》的编辑。金剑啸不负兄长的希望，在团结一批文学青年的同时，自己也开始大量地创作散文、剧本、诗歌。他的诗就像自己的名字——舞剑呼啸那样热烈、豪放，深得读者的喜欢。

两年前，陈凝秋从上海学习归来，得知金剑啸一直向往能去上海深造，学习绘画，可由于家境窘迫，多年的愿望无法实现。陈凝秋非常理解金剑啸，就和朋友们一起为他筹集了一笔路费，并写了一封给上海朋友的介绍信，终于使金剑啸如愿以偿。

到了上海，金剑啸才知道陈凝秋在上海已小有名气，是进步艺术团体“南国社”和“摩登社”的主要成员，深受田汉先生的器重，是他的得意门生和助手。如此，金剑啸的心中更增添了几分对兄长的钦佩和敬重。后来，陈凝秋想去苏联离开了哈尔滨，两人便失去了联系。

南岗的马家沟花园是个谈情说爱的好场所，不时有成双成对的情侣在树丛中悄悄私语，拥抱热吻。这里的一切都显得那么清爽、幽静，远离红尘和喧嚣。陈凝秋和金剑啸就在这里见面了。

“剑啸，你‘留学’回来，一定收获不小吧？我们好好聊聊！”陈凝秋满脸兴奋，他的身上还带着吉他，那把无论在上海学习、演出，还是在靠近苏联的边境小城满洲里流



浪时都带着的吉他。

“是呀，两年不见，真是一言难尽啊！”金剑啸有无数的话想说，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两人索性躺在夕阳映照下的草地上倾心畅谈，交流沟通。

“剑啸，哈尔滨这个城市，对于东北三省来说，还是得风气之先的。可是比起上海却差得很远，特别是文学艺术领域还是很荒凉的。”

金剑啸刚刚回来，这些都是他迫切想知道的，于是他静静地听着，琢磨着。

陈凝秋接着说下去：“不过，这里的六分之一人口是无国籍的白俄和苏联侨民，他们的文艺活动倒是很热闹，有歌剧、话剧、舞剧等团体经常演出。尤其是苏联人，还在严格审查下演出了国内新创作的戏。可惜中国人和他们往来不多，更没有参加到他们的文艺生活中去。”

金剑啸谈了自己的看法：“依我看，语言的隔阂是一个原因，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张作霖、张学良政权‘防俄反赤’的措施森严。尤其是大批十月革命胜利后逃亡来此的白俄贵族依附于这个政权，针锋相对地限制苏联人在各地的活动，更不许和中国的文化界人士接触。所以我们才会舍近求远，要去上海把最新鲜、最革命的事物，绕很大的圈子点点滴滴地传回来。”

陈凝秋叹了口气，用吉他拨了一个低音，又不解地说：



“其实苏联人的活动还是很活跃的。中东铁路的苏籍职员及其子弟在铁路俱乐部办剧团，组乐队，举行各种演出；由商人出面组织影片公司在哈尔滨及中东铁路沿线放映的《生路》、《金山》、《边陲》等苏联电影，就是先在这儿放映后才将拷贝运往上海的；还有报刊阵地，由白俄出面办的《东方新闻》俄文报和《七日画报》，由英国人佛利特办的英文《大光报》和英亚电讯社，这些报刊媒体都广泛介绍了高尔基由欧洲回国的情况，还为马雅可夫斯基自杀出版了专号……可哈尔滨的中国人却毫无反应，甚至一无所知，真令人遗憾！”

金剑啸也畅所欲言：“‘五四’运动以来，其影响波及整个社会，不仅在政治上，在文学艺术领域也播下了新的种子，从提倡白话文开始，进而创建新文学。以前在传统绳索束缚下的思想和意识，可以自由地表达了。不过阻力也还是很大的，不仅来自于封建政权，也来自人们的传统思想和意识。”

“现在文学青年写了作品无处发表，这么大的城市没有专门的文学刊物，报纸的副刊又有限，出单行本都得靠自费，难哪！”陈凝秋很有感触地说，他的诗集《追寻》就是在哈尔滨写作，却在上海出版的。

通过陈凝秋的介绍，金剑啸那双在镜片后的大眼睛闪烁着激动的光芒，他受到很大启发，心里更有数了。但他并没有说出自己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之事，因为这是党



的纪律和机密。在走出花园的时候，陈凝秋充满激情地说：

“我们俩好像春天的燕子，既从上海带来春的气息，也呼应了遥远的莫斯科传来的春的声音。”

“你的话真是美妙极了！我们肩上的担子好重啊，共同努力吧！”金剑啸由衷地说。

两双师生、朋友加兄弟的大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当他们再次在这里见面时，已不见萋萋草地上畅谈文学艺术的诗情画意，各自的心情都是沉重的、压抑的，那是因为中国东北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大事——

1931年9月18日夜，驻扎在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了南满铁路沈阳北部柳条湖附近的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有意破坏，并以此为借口进攻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炮轰沈阳城，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九一八”事变。令人痛恨的是，此时的国民党南京政府正热中于“安内”，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江西红军，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公然侵略听之任之，还电令张学良和东北军不得抵抗……

金剑啸的声音打破了这无言的沉闷：“日本帝国主义打来了，咱们怎么办？”

“去苏联。”陈凝秋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出了他多年埋藏在心底未能实现的愿望。

陈凝秋在哈尔滨发表长诗《紫色的歌》、自编自导自演了话剧《北归》后，深为自己的创作不能摆脱小资产阶级

